

楊應彬著

小先生的遊記

陶行知題

楊應彬

3

[

246
8

MG
I266.4
3

小先生的遊記

著 楊 應 彬

校 陶 行 知



3 1762 0439 8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1 9 3 5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朱序

我同楊應彬君本是不認識，後來由我的哥哥——朱澤甫先生介紹，纔認識了他。楊君是廣東省大埔縣人，現在在百侯中學求學。

這是楊君這次由廣東到上海來的旅行之日記。他著成功後，叫我做篇序。我從頭至尾看過了一遍之後，閉目一想：只見有幾個有錢的闊老們，在某大飯館正吃着大菜，又有幾個無家可歸的人們，可憐身上只披了一條破布，沒精打采的向前走；這真是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人。」又見着幾個外國人，在那裏打網球，旁邊站着幾個中國的小孩子給他們拾球。

朋友，親愛的朋友，現在我們想想看，爲什麼有些人吃的是好的，爲什麼有些人沒得吃呢？爲什麼中國人給外國人拾球呢？爲什麼……？這種種問題，

都希望讀者去研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朱一民序於上海。

自序

在七月十七日的那天，我和潘一塵先生，動程了。實在，這次來滬，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天清晨二點鐘時，我還在百侯，可是那天下午四點許，已在汕頭的某旅館住了。唉！環境的變遷，真是比什麼都還要快呢！

在船上遇見了颶風，整整的過了六天六晚纔到上海。我這次到上海，真是在萬苦千難中，掙扎出來的。

我寫這本小冊子的原因，也是偶然產生的。當到了上海之第二天，便同潘先生等五個人，到商務印書館去，於是我認識了交際博士黃警頑先生，他便叫我寫這個東西。我纔到這裏一天，要寫一篇洋洋數萬語的轟轟烈烈的文章，當然是萬不可能的，不過只能夠寫數千言的一篇平常的報告而已。

後來我在朱澤甫先生那邊住了。每當暇時，便獨自到各街道去走一走；所得的事情，當然不正確，不過我願各位原諒。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楊應彬於紅廟工學團神像面前。

小先生的遊記目錄

朱序

自序

第一部 路上

由家鄉到汕頭

船中

抵源

第二部 在上海

廿三晚所受到的感觸

交際博士

十七日(七月).....	一	一五
十八日至廿三日.....	一五	二〇
廿三日.....	二〇	二二
廿三日.....	二三	二五
廿四日.....	二五	二七

對於上海大略的觀察

衣

廿五日……………二七——三一
廿六日……………三一——三五

食

廿七日……………三三——三六

一篇日記

廿八日……………三六——三九

住

廿九日……………四〇——四一

打網球

三十日……………四一——四三

開北

卅一日……………四三——四六

貧窮

一日(八月)……………四六——四八

富裕

二日……………四八——五〇

電影寫真

三日……………五〇——五六

金融

四日……………五七——五八

大世界

五日……………五八——六二

亭子間生活·····	六三——六五
第一次賣文·····	六六——六八
紅廟生活·····	六九——七一

小先生的遊記

第一部 路上

七月十七日

潘先生在近天來，常常說：「來去，陪我到上海去！」我看他帶着開玩笑的樣子對我說，於是我也開玩笑似的對他說：「好，去！到上海去！」

他說在今天清晨要去，我是不能不送他囉！於是昨晚就睡在大宗。（和潘先生在一起）

嘈雜聲，把我從夢裏吵了醒來，潘先生已在整理着零星的東西，預備要走了，我不能不起來了，這時候纔兩點多鐘，昨夜又十一點纔睡，當然是疲憊

不堪，所以只會坐在床邊叩頭點瓜。

後來，因為潘先生要洗臉，沒有水，於是我同趙京君幫忙，我點着燈火，他挑了兩隻水桶到大宗門口的井邊去挑水。這時候，只有池塘中的蛙鼓，石縫裏，泥土中的蟋蟀聲，及偶然從遠處傳來的幾聲犬聲，在這岑寂的天空中迴響着，公安局門口的一盞汽燈，在晨風拂拂中發着抖。

「真的，來去！到上海去！哼！哼！哼！」他又是一句開玩笑的話。我所以會說他叫我到上海去是開玩笑的，有二個理由：一是上海和我並不關重要，假如有事要到上海來，還可以說；現在半點事都沒有，去做什麼呢？二是聽他的「哼！哼！哼！」差不多他和我說的關於去上海的話裏，十句中有七八句。所以我決定他是開玩笑，這也是一個緣故。「上海」是多麼入耳的兩個字，牠是世界六個大商埠之一，許多人渴念上海，比什麼都要利害。有的差不多由羨慕

而變爲忌妬了：「只恨自己的命運不好，不能到上海去。」

的確上海有必去的須要。上海有雄偉的高大的洋房，有風馳電掣的車輛，有五光十色的燈火。上海，上海是多麼迷人呵！可是我真的要去的話，什麼東西都沒有，怎樣去呢？——慚愧得很，連一雙鞋都沒有。——哈哈！潘先生不過開玩笑而已。

時間已是二點三四十分了，在三點鐘就要送潘先生去，潘先生去，是關係於我們學校很大的，於是這時候個個人的心情都很緊張。

「來去，應彬！真的來去。怕什麼？頂多一個多月就要回來的！」潘先生又這樣的催我。「不怕，去呀！有什麼好怕頭呢？」祿生先生亦這樣的鼓勵着叫我去，我要怎樣纔好呢？上海在世界上是佔有地位的，既繁華，更有許多是我見所未見聞亦未聞的事。有赫赫有名的全國第一大的三個大公司，怎麼不

去賞識賞識呢？十九路軍抗敵時，留下的許多獸人蹂躪過的痕跡，爲什麼不去憑吊呢？我想到這裏，便決定要去了，差不多要向他說一聲「好！」可是回頭一想什麼東西都沒有，光棍一樣的我怎樣去呢？家裏一個人都不知道，他們不會疑我失蹤？不要說家庭裏的人，就是同學，除了趙京君一人知道外，便再也沒有知道的人了，怎樣過得去？況且假期工作計畫中有許多事情是要在家鄉做的，假如到了上海，不能做，繳不出怎麼辦呢？想到這裏，我的勇氣却冷了半截，於是便又決定不去了。

潘先生見我躊躇着彷徨着，於是又問一句：「去不去？」執問犯人似的，我一時很着急，腦際裏只有一句話：「這機會是罕有的！」於是我遂堅決地回答一聲：「去！」我在匆忙間拿了一點東西。我在學校裏，既無一套衣服，又無一雙鞋襪，所以只帶了一枝自來水筆，十多頁的日曆紙，（這紙是預備寫

（日記綱要的）連身上的衣服，共是四件，真是光棍！……光棍！

他叫我吃點綠豆粥，以免在高陂路上肚子餓。我走到廚房裏，緊張的情緒，使我發起抖來。一方面是清晨的冷，但大半是爲了情緒緊張，等一下就要離開學校，離開家庭，離開許多人了，情緒怎麼不緊張呢？綠豆粥只吃了數口，便再也吃不下了。然後向着這晨霧瀰滿的高陂路上進發了，情緒儘緊張着走的時候，有祿生先生及威烈、燕明、趙京三君送行有一里多遙，到了池屋潰時，他們纔分別而去。

一路上三人（一是公安局請來的警察，一是潘先生，一是我。）摸索着走路，因爲那時候天還沒有亮，只有幾顆星兒們，在發瀉着牠殘弱的光輝；所以前面盡是一片黑暗，大地完全在黑暗的包圍中。那位警兵有一枝電筒，不時地亮着，當牠亮時，我們走路是無妨，可是當牠一熄時，我們就前後躑躅了。

因爲那邊所有的都是崎嶇的羊腸小道，假如你一個不當心，就叫你一個筋斗，翻下山谷中去。唉！走這種路的人，真辛苦呵！真難爲一般肩挑七八十斤以上的人們天天地走！他們（尤其是她們）爲了生計的窘迫，而拿性命來拚，雖然每天能得到一點報酬費，然而都是很低微的。報酬費每十斤纔一毛錢，挑七八十斤，不是七八毛嗎？可是有七八十斤的東西，天天來給苦人們挑還好；有的時候就是沒有半點兒東西來挑，於是若有一點兒東西就有幾十個人我爭你奪地要挑了。後來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論房。」你幾房，那你能挑自己一房人的東西。那沒有東西挑的人，只好在等船；有的是空着雙手回來。試問這些空手回來的人，有錢嗎？當然是沒有錢的。至於那些等船的呢，有的一天，二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的一直等下去，以至半個多月還沒有東西挑着的。唉！這種生活是不少的淒慘？有的在高陂等得焦急了，便

只有哭。我想到這裏，又回憶到五六年前的事去了：

在一個六月天氣的清晨，母親同嫂嫂等，向高陂去了。她們倆早去的原
因，是因爲水客在今天到高陂，她們早去，想挑了東西當日就回來。（高陂距
離我的家鄉有五十里之遙）可是走到後，水客沒到。想一想，只隔着五十里，
消息就這樣的不正確，其交通之阻塞，可想而知了。

她不能回來了，於第三天的上午，有人說某某水客回到高陂了，我一聽，
非常高興，想母親一定有行李可挑，不致再挑那價錢低賤到極點的商店裏
的布疋雜物了。可是當紅日將頽，雲霞滿佈時，就眼巴巴的望着，直到日落西
山，霞散月出時，還不見她們回來。我當時雖然很疑惑，但還在自慰，以爲她們
一定是挑得很重，並且早上起程得遲，以至紅日西沉暮靄蒼茫之時還不曾

到家。

慢慢地月出東山已丈餘，已是八點鐘左右的時候了，可是還不曾見到她的影兒。於是我的希望，頓成了泡影曇花。我的童心，被這失望打擊着，針刺一樣的痛着，使我哇哇的哭了起來。這次她的回，使我的腦子裏印了永久不滅的痕跡。我每想起了牠，便使我惆悵。

於是「要生存必須競爭」的口號，也盛行在鄉村中了。

我們摸索着黑路，直到離家二三十里了，天上纔揭去灰色的一層，露出光明來了。誠然是一黑暗是光明的先生，」於是我們走路纔比較便當。

當我們走過幾家屋子的時候，幾隻惡犬，便風馳電掣的追過來，我們都很害怕；幸喜那屋主，知道自己的犬不大馴服，於是聽了犬聲就出來喝住。有

的犬是一喝就不追趕了，可是有幾隻犬，就是主人來喝住，牠也不管，只顧追，拚命來追。有的竟追上一里多路。噫！真兇極了。

我們走到太陽出時，已走上公路了。這段公路，是由高陂到百侯的，故名之曰「陂侯路」，不過因為沒有築完，所以我們走了二三十里纔走到。我看了這段公路，吁嗟的嘆着氣。唉！那邊的公路，還沒有完竣，就已崩潰得難堪，請大家想一想，還沒有築完，就已壞，還想走什麼車嗎？在名義上是說供挑擔的人好走，然而當着山洪暴發時，滑得不得了，那裏敢大意的走呢！這樣豈不是還沒有給窮人以福利，而先給窮人以害？白白的將鄉民的血汗之花，糟蹋了。唉！……作惡啊！

我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條短褲，所以太陽出來，我就辛苦了。緊緊地跟在背後，火烙般地焙炙着的那赤帝，牠那裏管得你辛苦與否？牠盡量地倚靠

着牠的光芒殺人。並且把田園晒得開裂，禾稻都死了。

一路上我很緊張，且又很急。母親今天是要回來的，在路上碰見了她怎麼辦？碰見了她要怎樣對她說呢？她不肯的時候，我又怎樣辦呢？碰不見她，全家人都不知道，怎樣辦？她們不會疑我失蹤麼？

走到高陂附近了，前面來了五六個挑擔的女人，忽然有一個咳了一聲，嗽，聲音和態度都像母親。於是我提起了嗓子高叫一聲：「阿姆！」照從前的例子來說，每當我叫她時，她聽得了我的聲音，便會答應一聲的；可是這次不然，我叫了一聲後並不聽到回答。我想大概她以為不是我吧！——我怎麼會走到這兒來呢？——可是行前一看那裏是她！我真羞得無地自容，恨不得藏進地洞中去。又不知她——我叫錯的婦人——聽到了否？唉！真是難過。

又跑了六七里路，前面又來了五六個婦人，可是這次我不敢叫了。假如

又不是她的話，那更會羞得無地自容了。於是只得再走前去看一看。

她們五個人，（一個是婆婆，一個是嫂嫂，一個是伯姆，一個便是她——母親）在昨天替潘先生挑東西出來的，因此個個都認識潘先生。當我們走前去時，第一個便嚷道：「潘先生！」後面四五個，也隨即叫了幾聲。我因在潘先生背後，所以她們不得知，我第一個看見的是嫂嫂，便大聲的叫了一下：「暖嫂！」她呆然良久，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老哥伯呵！」接着我招呼了以後四人，並說明去上海一事，她們無不稱「好」！母親又去籌了八毛錢的款子，給我做零用，我也不客氣的收了下來。直到她們的後影再冉地消滅了，我纔掉過頭來，向高陂市走去，真是「她的血汗，我的逍遙」呵！這一別安知何日重見期？

在船上坐四五個鐘點，便安抵潮州了。給挑腳敲了一下竹槓，便上了岸。

碼頭到意溪車站，只不過五十來步路，却給他們敲去了九毛錢。

在車站裏坐了半個多鐘頭，便見遠遠地一條龍也似的東西，在兩條長鐵併成，中間加石條木頭的鐵軌上奔來。呵！火車來了。火車原來是一條鐵木合成的東西啊！我全然不知道。在十二年的那年下半年，雖然也到過潮安唸書，可是都因事情的繁忙，不得空，並且一個人，又不懂得潮安話，所以沒有去看看；今日看見，真所謂「三生有幸」唉！車已到，人物都已紛紛上車，我當然亦是其中的一個。

上了車，不一會「ㄣㄥㄥㄥ！ㄣㄥㄥㄥ！ㄣㄥㄥㄥ！」的響了起來，我知道將要……方想到這裏，「突」的一聲，把我嚇了一跳。這是當然會使我驚惶不定的。雖然我聽了許多人說：「車將開，必後退。」可是因為沒有親身經過，所以至受無謂的虛驚。這真是僞知識呢！

車「ㄉㄤ ㄉㄤ! ㄉㄤ ㄉㄤ! ㄉㄤ ㄉㄤ!……」的開行起來,我的視線中的車箱外景物,不住的往後倒。我看得好看,便站了起來,見那車箱外的景物,簡直還沒有看見,就向後退了。總之,是快極了。

車,很快地已由意溪到了潮安的鄉下,兩旁的田地上有許多人因天旱而在踏水車,灌水進田裏。有許多小孩子是還可以過得去,可是還有許多小孩子是赤條條一絲不掛,在那兒坐着站着。你看見了當然會說他「野蠻」囉。他野蠻自是野蠻,可是你不去推究其野蠻的道理嗎?我們試想想,假如他的家境很富裕,有穿,有吃,一切都不用動手便會來,這時候,他會故意在荒涼的田野上,潺潺的水車旁嗎?會故意裝猷,在這夏日炎炎的太陽下面,受着蒸曬嗎?我又要說老話了,總是金錢在裏面作弄。唉!金錢!……錢!雖然我們不能不叫你爲「金錢萬能」然而却也不能叫你爲「金錢萬惡」嗎?

車，這迅速的車，在潮汕鐵路的沿途，一站一站的過去，每到站的附近，你總可以看見許多小孩子，一手托住了一個蓋子，上面大概盛了些荔枝、梨、鳳梨……等東西。看看車走得稍慢一點了，遂一手托蓋子，一手攀住了上車時的銅梗，一躍而上；下車時將蓋子放在車箱的邊沿，先將身子跳下，然後追趕上去，拿車上的東西。噯！這種事情，可真是危險萬分，假如一不留心，滑過了踏板，掉過那大的車輪下去，豈不是一命嗚呼嗎？假如跳下來時，追不上車，豈不是將東西棄掉了？唉！我看了這種危險的情形，真替他們擔憂，他們爲了幫助家庭的負擔，而拿性命去拚，真是……噯！

到了汕頭，車剛一停便起了一陣喧嘩的叫聲：「同信昌！廣和昌！廣順昌！『新新棧』！……等等的叫着自己住的店號，同時手中揚出自己所叫的字樣，我纔知道是替自己店裏招生意的。哈哈！真熱鬧。

汕頭，在廣東省裏，是個很有名的商埠，裏面的情形，因為我只在那兒住一晚，所以不大明瞭。不過「不在外人勢力範圍以外！」這句話我是敢肯定地說的。

十八日——二十三日

在萬人擁擠中，下了船。那時，天色是晴朗的，海風吹括着，令人深感着涼快。

四點鐘了，只聽得一片鑼鼓喧天，汽笛不住地鳴，無形中象徵出是要開船了。在未開船的一刹那，真的，已經把整個社會裏普遍的幾種情形描寫出來了：你可以看見茶房們的兇猛；你可以看見從岸上下來賣蓆，賣扇的，和藉賣蓆扇爲名，而來盜取人家的東西；你可以看見小販們的「大秤秤入，小秤秤出」；你可以看見少爺小姐們，因事求到茶房，受茶房的敲竹槓。總之：在這

最短最短的一刹那，已把社會的內幕完全揭露了。在一般人不知道都市的腐敗以前，以爲都市是一般人的天堂，而不知實爲窮人的地獄呵！

船，慢慢地有點兒動了，可是那些扒子手還不肯退去，還在那邊「呵！相公買扇子呀！買蓆嗎？好涼快呵！」的叫着，說時裝出鬼臉來。這種人的裝束，就有些刁詐，他們的面貌更不用說是奸刁囉！兩隻眼睛在一方面叫時，一方面四顧，看看有沒有較易取的東西，看看有沒有人在注意到東西。總之，一身刁詐就是了。

那些茶房看見了他們還不肯下去，於是用兇猛的手段來了，打罵，推做出種種驅逐的行動。

船，漸漸地駛出了羣山環抱的海口，前面是一屯茫茫的闊水。遠遠地幾隻漁船，在島的附近蠕動着，在這蒼茫的闊海上蠕動着。

出口的時候那種天色完全變了，慢慢地由晴而轉爲陰了，更其是我們
的船所向的方向是濃雲滿布，看看大雨將要臨頭了。於是個個人的情色都
非常緊張。

船也因外面的風浪大，一高一低，搖搖不定，我只吃了一碗飯，便再也吃
不下去了，於是呼呼地睡入了夢鄉。一陣陣的雨向我打來，我只以被向頭上
蓋；可是一條氈子，一張帆布床，都已濕透了，不能睡，只得爬起來。啊，天已黑了，
潘先生到那裏去了呢？雖然有一盞電燈，可是能夠看得清楚嗎？唉！天呀！我真
懊悔不該來了。「應彬，這兒來！」潘先生也因風浪大，睡進被窩中去了，所以
我看不見，他見我這末的慌張，所以叫起我來。我也不管得三七二十一，一個
翻身，便轉到他的身邊去。他那邊的帆布床也已盛滿了半床水，我在沐浴了。
一片叫苦的聲音，煞是難聽，可是天還不肯寬宥他們，（尤其是一般少

爺小姐）雨仍舊緊緊地迫着，不住地下。噯！這時候，真的插翅也難飛了。在叫哭的聲音中，又雜着「咿……呵！」的嘔吐聲。唉！真可憐呵！

這一夜，便在這風雨雷電中度過去了。

第二天，又是海浪滔天。這時候，我真懊悔不該來了。假如船一覆，還有什麼希望？何時可到得上海呢？

十九日的那天清晨七八點鐘，船已停在廈門的小港中，我非常歡喜，以為可到廈門去玩一個快活了；可是那倒霉的船主偏不駛近岸去，只在距離廈門五六十丈的地方停下了，使我們看見了廈門與鼓浪嶼，而不能去玩。

船在那兒停了一天一夜，我觸動了鄉愁，做了一首詞：

碧海闊茫茫，

白浪飛揚；

海鷗常現波濤上。
夜間颶風呼噪急，
令人驚惶。

×

×

×

×

×

獨自倚船檣，

無限悲傷；

別去爺孃背井鄉。

望着蒼茫無涯海，

悲湧愁腸。

在船上，整整的過了六天六晚，纔到了上海。這時候，我想起了船上的一切情形，不禁毛髮直豎。

在船上的時候，嘎！船便變成了賭廠煙坊，那「里里拉拉」的麻將聲，真是難聽。呵！那煙，更令人難過呵！什麼紙煙，旱煙，鴉片煙，種種難聞的氣味，充滿了整個船艙。那打風浪的味道，比起這種難聽難嗅的味道來，却真真要好多呢！

二十三日

船，慢慢地進口了。我看了進口時的情形，不覺呆了。在書本上不是告訴我們嗎？我國的船，到了外國，須受外國人很嚴厲的檢查。有病的人，不能上岸，就是沒有病的，也須打過預防針。這自然是很好囉！可是我們中國的關口，爲什麼不能夠像他國那樣的檢查呢？難道中國人的性命不值錢嗎？爲什麼中國的海關不管着似的呢？啊！原來中國的海關後面，有一後臺老板在指揮着呵！並且有一次的條約上，有「海關要請外人來做顧問、職員」這一條。這

一條到現在有沒有實行呢？唉！早已實行了。唉！這使人多麼痛心呵！

我們的船進吳淞江口時，沿江兩岸在淞滬戰爭時炮打的洞，都很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啊！這被獸人蹂躪過的陳迹！吳淞炮臺的被燬，是多麼可恥的事！唉！……

上了岸，乘了亞洲飯店來接客的車行去。在車上走馬看花，當然是看不清楚；可是那巍然高聳於黃浦江邊的嶄新的洋房，却很令我羨慕的。這偉大雄壯的建築物，是多麼高貴！然而這種洋房，要誰纔能住呢？什麼人都能夠住嗎？不能的。現在的中國能夠達到這種地步的時候，那就好了呢！這種洋房，都表示出中國受外人的經濟侵略已經是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了。他們在中國設立了許多銀行，用這銀行，把中國的金錢吮吸去，做他們武力侵略的利器。

我們只要看一下，現在上海所有繁華、幽穆的街道，那一條不是外國人的租界？什麼六大馬路囉！什麼愛多亞路囉！什麼霞飛路囉！什麼法大馬路囉！什麼靜安寺路……等等，或繁華或僻靜的街道，那個不爲外人所據？唉！上海的繁華，實在因爲充滿了外人呵！於是外人的侵略，一天天地擴充了。

第二部 在上海

二十三日

到上海的那晚，便到熱鬧的街上去走了一下。後來，又決定到南京戲院去看電影，可是，碰了一個大大的釘子。當我們三個人，走進了南京戲院時，該院的收票人，看見我只穿了一件背心，說我不能進去。

「爲什麼他不能進去呢？」潘先生見他不許我進去，這樣的反問他——
「一個十五六歲收票的孩子。」

「沒有衣服，不能進去！」他見潘先生反問他，很神氣的這樣說。

「沒有衣服不能進去？他現在不是穿着衣服嗎？」

「沒有袖子的衣服不算，一定要有袖子的。」他愈說愈神氣，走狗的真

面目，完全揭露了。

「難道你們這裏沒有穿無袖衣服進去的嗎？」

「沒有！」一個短短的回答，自相矛盾了。

「沒有？女人不是穿短袖衣服進去的嗎？」

「她是女人！」他沒有話說了，只得拿這句話來搪塞，算了事。

「女人？女人尚且能夠進去，為什麼男人不能進去呢？」潘先生見他沒

話好講了，更加上這一句。

「……你跟我們大板那邊去說！」潘先生上面一句話把他說得啞口無

言，良久，纔說到大板那邊去說。哈哈！他拿大板來嚇人。嗟！中國人，放洋屁，走狗！

他自己是個中國人，可是他偏要做外國人的走狗。你想可笑不可笑？這

一點，也足以顯出中國的一切，都在外人的指揮之下。

後來，我們走到黃金大戲院去看，他那邊並沒有怎樣說，很爽快的，就走進去了。雖然他那邊沒有冷氣管，可是，看起戲來，一定比那邊舒服的呵！

出了戲院，看見許多的車輛。車在上海是多極了！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坐車有這樣奇怪事的。就是電車，分爲兩等，可是，牠不是分頭二兩等，而是分頭等、三等。我起初以爲中間還有一段，像火車一樣，沒有接上，後來，潘先生說是藐視中國人的意思。分頭三兩等，是說中國人非但不能夠坐頭等，並且，連第二等都配不上坐，只能坐第三等。其實，頭等我們何嘗沒有坐過呢？不過，加錢就是了。世事的畸形，竟至於此，真怪極。

二十四日

上海的世界，真是複雜。在這複雜的社會中，「交際」是一件少不得的事。因爲在上海這個社會裏，你想交一位朋友，是非常不易的事，你非要一種

交際的手段不行。

在今天下午，我們到商務印書館去，和一位交際博士黃警頑先生相識了。這位先生很和藹，個子有點兒胖胖地，看去似乎不善於交際的，可是潘先生說他在去年總計一下，已經認識有二萬多人，並且個個都能叫出名字來。噫！他的本領真大！我也要學說迷信的人的話了：「我真是個肉眼凡胎，不識靈山淨土！」哈哈！

他說話時，聲音很啞，所以講話時，我很難聽得清楚。他看見有人來了，趕忙去和顧客接洽，說得非常起勁。後來，他送兩本書給我。

聽方先生說，他每逢朋友向他自己借錢，他便慨然應諾，五塊十塊，不時地接濟人家。這種精神，實在令人佩服。並且，他還有一種精神，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就是：譬如你向他借十塊錢，他因自己身上沒有，——在常人，自己沒有

就說我現在沒有，可是他，他當時就滿口應諾，約朋友什麼時候去拿。而那時，他有沒有呢？！倫沒有，於是他向別的先生借，借了十塊錢來給你，等他自已有了錢時，再還給那位朋友。噫！他這種高尚的精神，我真要稱他一聲「超人」了！

二十五日

上海人，對於衣服一項，非常注意，假如你穿的衣服不漂亮，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招不到人家便宜的，有時反要吃虧。假如你走到一家商店裏去，同一以錢交易，可是，他們對付你的一副態度，和對待穿漂亮衣服的顧客，迥然不同。你陪着笑臉，小心翼翼地問他們，然而，他們對你總是大模大樣的，半句話不肯多講。這種情形，我敢說，一般大公司尤甚，尤其是那公司裏的女職員。她看你這種裝束，總是不放你在眼角上的；有的甚至你很客氣的說，她半句

話都不聽，你的個子，在她眼裏好像沒有看見似的，對你講話，好似要降低她自己高尚的女招待的位置似的。

試想：同一以錢來和她交易，而她對你和對漂亮的顧客，是這樣的迥然不同，那其他各方面所賜給你的刺激，可以想像得到了。因此，一般家境不富裕的人們，也不得不置幾套外表很好看的衣服，穿着到街道上去走走。這樣，與他穿得不三不四的時候比一比，他們對你的看待，其間的垂白垂青之遠距，真有天壤之別哩。這般家庭不富裕的人們，這樣的掛了一個空招牌，只是因為被現實的環境所逼迫，而不是自出於自心的。假如現在的上海，不是這樣嚴厲的施行着「只認衣衫不認人」的話，有誰還這樣，在飯都沒得吃的時候還來硬生生的裝空場面呢？所以他們的這種虛榮心，也是社會給他們的呵！

在×××先生所編的×××裏面說到上海的優點，他說：「……上海的優點，就是一般大都會所有的優點，奇麗壯美，異彩紛陳，足以使人興奮；牠在無形中，給予許多接近牠的人們，以強有力的暗示。人生的旅途上，非奮鬥不能享樂，要享樂就得奮鬥。那些高大的洋房呀，輕快的車輛呀，以及其他一切尊貴的用具，一切歡樂的對像，都似乎是特意陳列在一般人的眼前的獎品，鼓勵着人們前進……」

在他這許多文句中，我對他的意思，有下面幾點：

一、他說上海的一切，都足以令人興奮。這個雖然是，可是我覺得他老先生，說得太偏向了。這些珍奇的東西，使得他能感到興奮的，是誰呢？我想是那些有閒階級，整天吃了飯無事做，便妙想天開的，在想着許多的奇想；他愈想愈起勁，於是對一切都起勁，而他的目的並不在什麼創造，而只在於達到他

自己得到珍奇東西的目的而已。可是還有一般人，飯都沒得吃，在這個有錢纔有飯吃的社會裏，給他們以很深的打擊，而使他們做東，東要錢，做西，西須幣，件件受了錢的窘迫而消極。於是看到了上海的高大洋房，輕快的車輛等，因為社會給他的刺激太利害了，他們處處不能如願，由羨慕而恨，恨自己不生長在有錢人的家裏。因此他們一天天的消極，一天天的煩悶，一天天因受了經濟的重壓，而使他們去自殺，——服毒藥，投黃浦……等等，這也可說是受了珍貴品的鼓勵使他們前進嗎？雖然，在自殺中，有許多不僅是因了這種緣故，不過我拿這一部分人來說就是了。

二、他說人生的大道上非奮鬥不能享樂，要享樂就得奮鬥。這是金石之言。不過他在這裏，說得很模糊，我不知道他是說在合理的社會中，應該這樣的，抑或是說上海的社會這個時候，就是這樣了。假若說上海在現在就是這

樣的話，那末我又要問了。現在許多有錢人，他整天的在享樂，整天的在逛公園，看電影，找女人，上舞廳，打麻將……他們所謂有益的事業。他們這種享樂，是怎樣去奮鬥來而享受的呢？難道他們天天往這許多娛樂場鑽，就叫做奮鬥嗎？哦！也許吧？

二十六日

上海的社會，既然多的是時髦人，那末上海時髦衣服的銷售，當然也比內地廣。內地穿時髦衣服的，是家庭比較富裕的，然而，上海這個社會則不然。在上海，不論你是窮的，或者是有錢的，總是穿着華麗的衣服。除出那拖車的，和一般無人管着的窮小孩，或窮老婆子及其他實在做不到的中年男婦。可是，有時，連黃包車夫都穿得漂漂亮亮的，頭上戴着很潔白的草帽，身上穿的是夏天有名的布——香雲紗，脚上是穿了一雙絲襪，套上一雙操鞋（即樹

膠鞋，很愉快的，滿面春風的拖着闊人。我想這位黃包車夫是主人僱來的罷！我還聽煥楣說，他那邊的雜差，每月薪俸不過八元，可是，每個人都有錶子、皮鞋、長的褂子。想一想，上海虛榮到什麼程度呢？而推求其原因，有下面幾點：

第一，上海的環境很繁華，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窮奢極慾。

第二，一般普通的社會裏面的人，這種人，就是所謂中等階級的人了，這種人的眼界太狹小了，他們（尤其是她們），只懷着一個態度：「只認衣衫不認人。」於是，你不得不穿得華美一點了。

第三，上海的社會組織，比內地要複雜得多。內地的人，家境不好，縱使穿得很漂亮，也很難瞞得過人們的耳目；而在上海卻不然，只要你穿得漂亮，舉動文雅一點，那縱使你窮到沒飯吃，除了幾個知己的人以外，他們就會以為

你是有錢的人。所以，一般人爲了要體面，不可不置得一套漂亮衣服，否則，到處都佔不到便宜。

第四，有許多人穿了漂亮衣服，是有用意的。即使你自己不願意穿，可是，你自身以外的環境不允許，一定要你穿，你不這樣，便不能得到飯吃。這種人，像妓女等。

第五，上海的青年，富於愛美觀念者比較多，於是去逛公園，看電影，找××，上舞廳時，不可不穿得闊氣。

二十七日

住在上海的人，雖然說吃不關緊要，可是真的要吃起來，到上海來吃卻如上天堂了。只要你有錢，隨便你要吃什麼菜！譬如要吃外國菜的話，坐了一輛車子，上西菜館，要吃中國菜，上廣東館子，四川館子，福建館子，北京館子，雲

南館子，徽州館子……都可隨你的歡喜；只要你吃了付錢，什麼都隨你吃，這是多少舒適！你要大吃大嚼的話，上大菜館，要小吃細飲的話，上小飯店。總之，一切都使你如意就是了，只要你有錢。

除了吃飯以外，其餘的一切用具物品，都可以由金錢換得到。因為上海雖然不是各種物品的出產地，可是牠是全中國唯一大商埠，是各種物品的集合點。如大公司裏面的一切金光閃爍的金銀器具，精巧的布疋等等，那一件不能拿到；又如電影院的好片子，那一家不能看到；更如那跳舞廳中，柔軟之裸體舞，那一點不使你感到滿足，可是都要錢，只要你有錢好了。有錢居處在上海，真是天堂生活啊！

你有錢在上海的菜館裏做主顧，那是最舒適不過的了，不論你是在中菜館或者是在西菜館。只要你，輕輕的叫一聲「來！」侍者就遠遠的「回答」一聲

「是！」於是走上來，很恭敬的問你要什麼？哈哈！這種威風，就是老子命令兒子，那裏有如此威風？——「錢可通神」——上海這個社會中，更是非錢不行。只要你有錢，就是蠢得連自己處在什麼國都不知道，就是以爲汽車的喇叭響，以爲老虎叫，也是不要緊的，那怕無人拍馬屁！那怕過不着天堂的生活！上海真是天堂呵！

現在我們要把眼光轉移到對方去了。

我們不要以爲上海真是個什麼黃金世界，苦的地方儘多着呢！在麵館門前，我們可以常常看見站着了一些人，可憐的捧着一碗麵在吃着。這種麵是一段段的，而不是一條條的，是那些闊客們吃剩的，及店主預備倒掉的。這種東西的味道，當然是很難吃的，可是這些可憐的他們，挨不過肚子的饑餓，也只好勉強地填一填肚子了。在大餅攤前面，圍着了人力車夫，坐在腳踏板

上吃嚼着，主顧來了，有的把剩下的餅，咬在口上，有的把剩下的餅塞在袋子中，趕忙搶着上去招生意，等那主顧上了別人的車子，那他只好很失望的呆地瞪着錢給人家搶去。這種種情形，便會使你感到上海是有錢人的天國，無錢人的地獄。

二十八日

早晨起來，由揚子飯店，乘黃包車到辦事處，那時候，第一集團軍的辦事處，非常寂靜，只有幾個聽差在揩桌抹地，其餘的，都在尋找他的好夢。聽煥楣說，這裏不到八九點鐘，是沒有人起來的，就是在八九點鐘起來的，還只是一般勤勞的人。呵！這些人的辦事能力真不差。

煥楣和他的父親，也因精神不足，向睡神的懷抱中撲去，只有我一個人，在一間會客廳裏翻弄着書報。無意間找着了一本書血彈，便一口氣看完了，

這時候，還沒有人起來。

一個人，很無聊地踱着，便想走了；匆匆地走上四樓去，想告訴煥楣我要回去，可是，走到四樓回心一想，不好寫一張條子給他嗎？於是又匆匆的走下二樓來。這時候，錢寒亢先生起來了，我的一個絕好的機會來了，於是請他轉告煥楣，我已回去了。

走出了辦事處，各種車輛已經嘈雜得了不得，辛苦的人們已在勞碌了，然而，居然還有人在尋好夢。

走出了汾晉坊，踱到十字街頭。怎樣好呢？我真不知去向了。這時候的我，很能象徵出今日青年的彷徨。

二路電車，向南邊直駛去，我趕上了車。上了車後，我向（售票員）說知去愛文義路，赫德路口，並且說到了站後，請他告訴我一聲，他慨然應諾，於是

我乘着這笨重而緩慢的電車，向赫德路走去。可是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就說到站了，我只得下了車，看看兩邊的匾額上，書着「善鐘路」三個字。我非常疑惑，善鐘路？我明明是要去赫德路，怎麼走到善鐘路來了呢？

像迷途的小羊般，我在四面探望，不知從何處去，又不敢裝出驚慌的態度，恐怕上了流氓們的當，只好悶在心頭，在亂走。忽然又走到地豐路來了。這又令我更疑惑。最後，給人力車夫敲了一次竹槓，坐人力車回來。

午後一時許，煥楣獨自來訪我，要我同他到各地去走走。我上午回來，正煩悶的時候，見有人來找我去走，便很迅速的應了他，於是一對初到上海人地生疏的孩子，便在這萬人擁擠的街道上走去。

首先到的是先施公司，那邊的商業情況，很是慘淡，很少見有人是買東西的。我買了三雙襪子，花了四角錢，就出了先施，到新新公司去。新新的商場

較狹小，至於商業呢？比先施更爲冷淡，差不多職員多過於裏面買東西的人——其實裏面的人不一定是完全買東西的，別的我不知道，單我兩個人，就不是買東西的了。後來，又到三大公司中最著名的永安公司去。永安的確不愧爲中國第一大商店。其店之商場比先施更寬闊，雖然不能以其門面來確定其生意的大小，然而其內部的情形，確實比先施新佳。這三大公司，雖爲全中國最大的商店，然而給我的印象，都不十分好。這都是表顯出中國商場的慘敗。

其次便是逛馬路。我們所經過的馬路，很不少。（貴州路，膠州路，雲南路，廣東路，九江路，福州路，漢口路，西藏路，南京路，愛多亞路，以及許多我們不懂得其名字的路。）到四點半纔回來。整整走了三個鐘頭。

不清楚上海內層社會的黑暗的人，總以爲住在這許多巍然高聳的洋房充滿了的上海，總是非常的舒適的。

誠然，住在這許多大洋房裏的人，誰敢說他不舒適呢？就是有一間小小的洋房來住，也是非常舒適的了。不過上海的洋房雖然是多，而有的是大公司，有的是工廠，有的是營業機關，真正裏面能夠住人的洋房，是很少。

巍峨高大的洋房，最多的地方，要算外灘一帶了。那一帶的洋房，不但是壯麗美觀，並且非常的鞏固。南京路，赫赫有名的三大公司，雖然也高壯，然而比較牠來，還差得遠呢！不過在靜安寺路和南京路交界的地方，更有一座三十幾層樓的洋房。該樓之高，在遠東方面說來，可謂登峯造極，無與倫比的了。一般闊人們，多數在法租界裏面居住，因爲法租界比較幽靜。雖然法租界的商業，沒有英租界來得發達，然而牠那邊的幽僻，卻比英租界要好得多。

當夏日炎炎的暑天，在高聳雲頭的洋房中住着，樹蔭中，發出幽揚的蟬聲，那種幽美的情景，英租界所及得來的嗎？

闊人們住了洋房，我們是知道了，那相反的一面，住在平民窟中，和住在矮小的閣樓裏的，他種種挨餓的慘形，便會使你知道上海是「地獄天堂」

三十日

我住的房間後面，有一所高大的洋房。裏面的陳設，雖未見過，但是牠的外表，卻很堂皇富麗。洋房的附近，用竹編成的牆，圍了起來，無形中是把「洋房重地，閒人免進」的牌子掛起來了。沿着牆，種了許多樹，葉茂枝繁，極爲美觀。在羣樹環抱的中間，有一個網球場。當着紅日將頽，蟬聲喳喳叫的時候，幾個黃毛綠眼睛的英國人，遂大打其網球。

在網球場的界外，立着了三四個小孩子。我起初很疑惑，爲什麼他們敢

走進去呢？有一次，一隻網球打出界外來了，那一羣小孩子，便爭先恐後的去搶，然後將搶得的球，很規矩很嚴肅的，丟給黃毛綠眼睛的英國人。啊！我纔知道他們是替外國人拾球的。雖然拾球不拾球沒什麼關係，不過我要問，他們爲什麼要給外國人拾球呢？我們打網球時，有沒有叫外國人來拾球呢？

本來當小孩丟球給英國人時，英國人是用網球板子去接的，可是有一次，某小孩因用力太重，把球丟過英國人的身後很遠，使他不能用網板子接住，於是那位球接不着的英國人，兇狠狠地走前來，劈頭就是個耳光，並且還說了許多話，囉哩囉梭的，怪難聽。那小孩給他打了耳光，非但不哭，並且還表示着道歉的樣子，向他求寬宥。

我又起了疑惑，爲什麼他肯給他人打了而不哭？後來聽朱先生說，纔知道這樣拾球是有錢的，一天不知幾個銅子。啊！外國人，他是不把中國人看做

人的，中國的小孩子，爲什麼這樣不值錢？給人家打了，爲什麼還要向人家陪不是呢？他所以不敢哭的緣故，我知道了，這是因爲他要保全他每天的收入呀！假如他要哭，那末黃毛綠眼睛的英國人，就不要他了。他的收入雖祇幾個銅子，但是買大餅吃，卻能過一餐呵！他一哭，不是將他的收入拋棄掉了嗎？

唉！中國人爲了生活，就在外國人的屈服下，也是無冤可伸呵！

三十一日

我們乘了長途汽車，向東南體專走去，不多時已由呂宋路走到江灣路。那狼子野心的日本所遺留下來的殘暴，也逐漸的深印在我的眼底。

許多的房屋，現在只剩了一片頽垣廢瓦，幾十萬幾十萬的同胞，都深深地埋進了這荒涼的黃土。唉！日本的野心，是多麼殘酷！

一眼望去，唉！慘哉！從前的繁華如今安在？吁嗟乎！可憐同胞葬黃土！我看

了這種慘狀，不禁觸景生情，寫出了一首詩：

炮聲隆，

槍聲嗤，

好夢驚醒已無知。

怎知轟轟聲響處，

家庭已破人已死！

吁嗟乎，諸同志！

你今死，爲何死？

陰魂當記雪國恥！

.....

雷鳴了，

電閃了！

可憐孤魂葬荒郊。

怎知狼心日本鬼，

刀槍底下無相饒！

吁嗟乎，諸同胞！

你今死，爲何死？

陰魂踏平蓬萊島！

.....

霞滿佈，

月上樹，

可憐同胞身孤苦。

怎知日奴狼心毒，

一二八夜兇若虎！

吁嗟乎，諸同志！

你今死，爲何死？

冤魂填滿東京府！

註：以上三首詩，是我看了關北江一帶的慘狀寫的，第一首是推想一二八之夜的那番情景，第二

首是推想下雨時的那番情景，第三首是推想天晴時的夜裏，月色非常之淒涼的黃昏的情景。

八月一日

在上海這個窮奢極慾的地方，窮人是千萬不好做的。假如你窮，便只能在閣樓上住着，在過圍圍似的生活。有的更窮的便在更深夜靜萬籟無聲時，偷偷地瞞着了巡捕，而睡在街上，假如你瞞不住他，又使他憤怒，那你便有被

鞭撻的可能了，你的身上便有哭喪棒降臨了。在閣樓裏住的，有的時候，每月的房租繳不起，那你便有給二房東罵「混蛋」的可能了。有的時候，天寒了，你在街道上睡着，受冷風的吹打，受白雪的凌括，使你多麼的難耐呵！

在吃的方面，你窮了，便只能在大餅店面前，買幾個大餅吃吃；有時候，沒有銅子，那你只好連大餅也無份了。在菜市街的賣粥的地方，有那三色飯，送一勺湯的東西；有時你的袋子裏「空空如也」，那你也只好對那三色飯流涎了。你想去討點東西吧？誰給你！

講到衣服，更令你難堪。在大公司的鏡櫥中，在布疋莊的陳列櫃中，佈滿了五光十色的布，一陣陣的時髦男女，進去出來；進去的，手裏挾着光滑滑的皮夾，裏面裝着銀錢；出來的，手裏挾着時髦而美麗的布疋。你有這種能力嗎？你能穿的，只是東補一塊，西添一條的斑斑駁駁的衣服。縱使你走到了大公

司門口，你有勇氣進去嗎？你只能在門口張望，空想罷了。

在行一方面來講，便很顯明，很清晰的把上海分成了兩個階級。有錢的人，可以坐黃包車，可以坐汽車，可以坐電車；可是在街頭，愁眉緊鎖的，和黃包車夫，是那一些人呢？不消說是貧窮者，是一般繳不起車資的人。假如你想找位朋友，出去而找不着車資，那你只好用你的一雙腳去跑了。

唉！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尸！」窮人真不好做。

二日

在上海窮人既然不好做，那末富人是可以無憂無慮了。可是不然，在上海這個社會裏，窮人雖是難做，而富人也是不容易做，這怎麼講呢？因為富人的所以稱富人者，不外是錢財二字。因為他有錢財，於是一般窮到不能維持生活的人，比較有膽量的，使用武力來對付他，使自己不至於餓凍而死。於是

窮人和富人遂成了對立的形勢。

我們在報紙上，時常可以看見自殺的，和被劫的新聞，其中的主使，當然是金錢囉。因爲了金錢而來自殺的，我認爲是個消極的，而爲了金錢而去搶劫的，卻是積極的；爲了金錢而自殺的人，他對世界人生，是感到苦悶，他對於生存，是抱了頹廢主義；爲了金錢來搶劫的，他對於一切都抱着熱烈的希望，他不肯白白的把生命拋棄掉，他須要生存，他須要餬口，但他沒有錢，當然要求幫助於富人了。不過多數搶劫過的人，劫了人以後，接着便是過他的囹圄生活。

我在申報上見了一段搶劫的新聞，內容是說在某月某日，有某路的一家房子，屋主嫌其太大，便行召租。於某日午后，某房東正在整理東西，預備出外，忽來三位西裝客人，把房東攔住，肆行搶劫，計共搶去東西銀幣一千多元。

照此而觀，上海的富人們，可不也是很難做麼？有時更有綁票匪者，手段更兇，將你綁去，恫嚇你，要挾你的錢，譬如一萬元一千元，或幾百元，那你非給他不可了；否則性命便有危險了。更有寫恐嚇信者，知道你有錢，寫信來嚇你，說你不給他錢，他便有相當手段對付你。以上的事，窮人纔幹得出的，絕對不會有富人來幹這種事情的。這些人都是要求生存的。於是整個上海，（不但上海，就是全中國，全世界，都是這樣。）窮富二階級成了對立的壁壘。

三日

漁光曲，在上海的金城大戲院，足足映了五十多天，當我去看時，已經是第五十多天了；雖然是映了五十多天，可是人還是非常的擁擠。我起初，見在報上載：「已經演了五十多天，觀眾還是接肩繼踵！」以為是吹牛，到去看了之後，果然不錯：一座戲院，已擁滿了幾千人，至於樓下的座位，幾乎要掛出一

樓下客滿」的牌子來。至於影片的內容，的確很不錯。

一個落雪凝冰的冬天，住在東海邊的一家漁民徐福家，於某夜，其妻生了一女一子。這時候，徐福是多少歡喜；可是他一想起他的將來，責任又重了許多，於是他一方面又憂鬱了。這時，有船主何仁齋，迫着要船租，於是這位可憐的徐福，在雪天冰地裏，到何仁齋那邊去懇求逼迫着要繳的船租，延遲一點，可是船主不肯。於是這可憐的徐福，在不能下海的時候，也只得得到海上去，受了這惡劣的環境的驅使的他，結果是給驚濤駭浪打淹了；永遠地離開人間，離開母親、妻子，及初生的一女一子了。

家庭裏主持的人一死，像和一隊軍隊的主將死了一般，當然是要敗下來的，所以徐福一死，徐家便難維持了。爲了生存計，徐媽不得不去船主何仁齋處做奶媽，拋去了自己的子女，到船主那邊去做奶媽。

某夜，正下着傾盆大雨，徐媽的兒子小猴，病得很利害，她的母親叫她回去一看。於是她只好暫時離開她的奶子（仁齋之子）回去看看。可是回來後，因給其主母（仁齋之妻）知道了，毒罵一頓。這位可憐的徐媽只好忍受了。

光陰荏苒，忽忽已過了十年，小貓（徐福之女），小猴（徐福之子），子英（何仁齋之子）都已長成了十歲，可是那位先天失調的小猴，因幼時營養不足，變成了一個癡子。子英每當課餘，必到河畔去與他倆談講，並且將自己（子英）今天所讀的書，告訴他們，於是這三位天真活潑的小孩子，遂成爲至友。

某晨徐母病篤，已氣息奄奄，旦夕之人了。子英奔回家去，告訴徐媽，徐媽一時暈了過去，失手打破了何家之古玩物，何仁齋氣極，趕她走；於是她只好離開何家，奔回家去。回去後，徐母也就隨着離開人間了。唉！一個好好的家庭，

這樣地弄得七零八落。

八年後，小貓、小猴，仍舊到何家的租船上去工作。這時候徐媽的眼睛，已因耐不了辛苦而瞎了，同時子英，因到外國去學漁業，與她姊弟倆分別了。

徐家看看漁業已經不能維持家庭生活，於是決定到上海來找舅舅，找工作。他舅舅是在上海自由舞臺靠歌唱爲活的，自然不能養活他一家子，於是帶她倆去工廠裏找工做，可是工廠裏也已額滿，於是她倆便給舅舅帶到自由舞臺裏去賣唱，一面瞞着那瞎眼的徐媽。

子英學就漁業，回到漁場上去調查，經過自由舞臺，那淒涼婉轉的漁光曲，便飄進了他的耳朵。給好奇心所引動的子英，走前一看，呵！原來是她！於是他給她一百元鈔票，約會而別。

適逢某家銀行被劫，在行人擁擠的當兒，舅父中了一粒彈子。小貓、小猴，

因有一百元鈔票，而被認為嫌疑犯被捕。是晚，舅父從紅十字會裏跌撞着回來，瞎眼的徐媽，以為他是放工回來，他也只好瞞着這位可憐的姊姊。

他的創口漸漸地劇烈起來，於是夢囈似的說了許多駭人的話，並且叫口渴，於是徐媽慌了，忙拿着茶摸前來，失手將煤油燈打翻了。火……火燒了起來，把茅屋燒着了，於是這二位可憐的殘廢者，在這紅光冲天的烈火中，先後消滅了蹤跡。

小貓姊弟，因正犯已捕，得釋放回來。可是回來後，已不見了其舅父其母親了。她倆便成社會上的畸零人了。唉！真是天網恢恢！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

子英，又因事出漁場，見此慘狀，遂勸她倆回到他家裏去。這時候，何仁齋的繼妻，和狡猾的經理梁月波，捲逃了公司裏的一切錢，公司裏的人說要何

仁齋一人負責任；在晚報上梁月波又披露出他的醜史，使他去自殺。

兩邊家散人亡的三個畸零人，仍舊回到船中去工作，可是這個先天失調的小猴，已因精疲力盡，在他姊姊的淒婉的漁光曲下面，離開人世了。

這齣戲是完全描寫出一般貧苦的人，受資產階級的壓迫和榨取的痛苦，天天在吃血蟲——資產階級者——的吮吸之下，過着牛馬生活，弄到家破人亡。

$\frac{4}{4}$ 漁 光 曲

1	—	•	5	2	—	•	5	5	—	•	3	1	—	•	0	1	—	•	5	2	—	•	5	5	—	•	3
2	—	2	—	3	—	•	2	6	—	•	2	1	—	•	6	5	—	•	5	6	—	•	5	6	—	•	5
空	—	—	—	魚	—	兒	—	藏	—	在	—	水	—	中	—	雲	—	兒	—	飄	—	在	—	海	—	—	—
5	—	•	35	6	—	6	—	5	—	•	3	6	—	6	3	2	—	•	5	1	—	0	1	—	•	5	—
晒	—	魚	網	—	迎	—	面	吹	—	過	來	大	—	海	風	—	—	—	—	—	—	—	—	—	—	—	—

2—•5	5—•3	1—•0	6—•5	5—•5	1—•6	2—•1	3—•3
			湖	水	身	浪	花
5—6 3	2—2 3	6—6 3	5—5—	6—•1	•1	2—2—	3—•3—
魚 船兒	飄 飄	各 西	東	輕	散	網	緊 拉
3—3—	6—6 3	2—2 3	5—6 6	1—•0	1—•5	2—•5	2—•5
細 煙	霧 處	辛 苦	等	漁	蹤		
5—5 6	1—•0	1—•2	6—5	5—3	•2	3—3—	5—•2
		魚 兒	難 捕	船	租	重	捕
3—•2	5—•3	2—2—	5—•6	1—2 6	3—2 5	3—3—	3—
人 兒	世 世	窮	爺	爺	留	下的	破 漁
5—•3	6—5 3	2—•5	1—0	1—•5	2—•5	5—•3	5—•3
小 心	再 靠	它 過	冬				
1—•0							

上海，是中國金融聚集地，差不多所有的金錢，全被吸收了來，於是這生產力量素來就很薄弱的農村，一天天地崩潰了。

我在八月三日的申報上看見了兩件事情，這兩件事情，就是表示上海金融受很大的打擊：

(一)絲價狂跌，工廠已在昨天停了三家——上海勉強開工的工廠，有三十三家，自從歐美絲價狂跌後，受了很大的虧損。昨天因關門三家，失業的工人，計共一千三百餘人。在下星期內，其餘的三十家絲廠，都有繼續宣告「關門大吉」趨勢。絲商請求政府，每擔出口生絲，補助一百元，這樣或者有勉強維持的希望；否則前途很堪憂慮。

(二)六個月遊戲品進口五十七萬——現在正在國難嚴重之中，可是

居然還有人不會忘記遊戲；甚至有「救國不忘娛樂」「娛樂救國」的口號。昨晨，國際貿易局報告，近六個月來，玩具進口五十七萬元之多，實爲國難期中，開一新紀錄。

以上兩種都是表示上海金融受着重大的打擊，農村一天天的破產了！「提倡國貨」的呼聲，高聳雲霄，然而這種呼聲，只能騙一般不懂世事的人。工廠，因了物價的狂跌，關了門，失業的工人，一天天的增加；可是那些資本家還在抽我們的筋，剝我們的皮。唉！將來，我們會永遠挨餓，永遠受凍，永遠睡街道，永遠失業呀！我們還不起來？……

五日

我們五個人——朱澤甫先生，盛震叔先生，陳輪升先生，朱一民君，我——趁電車，由愛文義路到南京路。下電車後，即步行到大世界去。那時候，各街

各店的各色各樣的電燈，都燃起來了，「燦爛！『輝煌！』」

大世界是個很有名，給人家玩的地方；同時也就是妓女聚集處。爲什麼呢？因爲那邊妓女之多，比一間妓女館，不知道要多少倍。你一進去，就可以看見東一排，西一排，南一排，北一排，橫一排，豎一排的，充滿了整個大世界。真是「大世界」哈哈！

那邊的妓女，個個都妝扮得如花似玉：頭髮梳得光滑滑地，可以照見影子，脣上點了一大點的紅，和紅血一樣，一對眼睛不住的四轉，翻來覆去，裝出嬌嬌亭亭，妖冶的樣子。有的雖然不會裝，可是因爲背後跟了一個老婆子，聽說是叫什麼鴛兒，你不會裝，也得裝。有的裝出來，還好看，有的裝出來似笑又非笑，似哭又非哭的，很不自然的態度，使人看了要作十日吐。真是「東施效顰」！可是她因受環境的逼迫又不得不裝。

我們走到一個演技術的地方，坐下了，他們都看得出神，獨有我看得不高興。於是我掉過頭來，看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妓女，婀娜地站着，呆望着，旁邊一個老婆子也站着，她的眼睛有海鷗一般的銳利，向四下看。恰巧有一個老頭子，抽着短旱煙管，穿着黑紗長褂子，牛磨麵一般的戴着了黑色的銀鏡，好像有點兒錢的人，他不時地掉過頭來看妓女。我看此人，一定很好色。

那個眼睛銳利，發出炯炯光輝的老婆子，看見了，忙向旁邊的妓女一扯，同時用嘴向老頭子所站的地方一努，意思是叫她去賺錢。她看見了他，頓時臉上浮露出不高興的樣子，大約是嫌他老；可是老婆子知道他是個有錢的闊客，使用力向她一推，她只好走將前去。我起初很疑惑，我想她走前去，怎麼好對他說呢？人生面疏，她有那種面皮去和他開心嗎？面皮她是不顧的，可是她怎樣找說話之機呢？但你看，她的計謀好極了，當她走前去時，向老頭子站

的地方一擠，那老頭子向她一看，她便開始迷人了。她見他怒目視她時，就揭去了剛纔那番面目，換上了一副迷人妖冶的面孔，笑着忙向他道歉。他到底是色中餓鬼，於是與她到旁邊的椅子上開心談笑去了。

我看了這些情形，得了很大的許多的刺激，「爲什麼？」

她爲什麼要和他談心呢？

她很年輕，他的年紀這樣老，她爲什麼要和她自己所不歡喜的人談心呢？

老婆子，爲什麼要在她背後跟着呢？

她爲什麼要用妖冶來迷人呢？

啊！我逐一知道了，以上的許多問題的總原因，都在錢，錢造成了這許多問題。有了錢，他可以和年輕的女人談心；老婆子爲了錢，將她推前去，和她所

不高興的人談心作樂，她爲了錢，將自己的身體，給人家蹂躪，給人家作娛樂品。呵！社會是多大的不平等……

亭子間生活

「亭子間」是一個房子的名字，在灶披間的頂上。我自七月廿五號起，到八月十號止便過着這狹小的「亭子間」的生活。

亭子間約一丈二三尺長，五六尺闊，假如是一二個人住着是絕對無關係的；可是我住的亭子間，有四五個人擁擠地共住着；那種生活，真苦悶極了。室內的陳設很簡單，除了一盞電燈一張短桌子，一張短椅子以外，便是一張鐵床，一個地鋪。此外再也找不出什麼東西來了。

每天早上，照例是七點鐘起來，洗過臉後，便去買燒餅吃。燒餅的滋味雖不能算好，但也不能算壞，六個銅板儘夠一餐之用了；每天有十八個銅板，也夠闊了。因此我又想起來了，上海雖然是一動手就要金錢，可是一天有十八

個銅板也就可以過去，這豈不是很好？不過吃過了燒餅和油條後，須要吃一口開水，比較可以解去喉嚨上那種很難過的味兒。

吃過燒餅後，就有三個鐘點閒工夫，在這三個鐘點內，最適合的工作是寫作。我這部小冊子寫成的主要原因，就是牠——三個鐘點的閒工夫。

十一點鐘了，於是我們都爭先恐後地魚貫而入飯店，因為我們是吃飯票的，飯票一塊錢六張，一個人吃一餐，是要一張飯票。那邊的菜飯還不錯，不過因為那茶房很討厭的緣故，我們又換了一家廣東館子。後嫌那裏菜少，味又不好，飯票一塊錢只有五張，路途又很遠，跑一趟很費神，於是又棄新而復舊了。

吃過飯後，是一身大汗。回去後：房子又小，人又多，又無電扇，要想洗澡罷，一個屋子裏不祇是我們幾個人，日裏洗澡，當然是不便，夜裏洗澡罷，浴室中，

又無半點燈火，黑漆漆的一物不辨，當然又是不能洗呀！所以只能在清晨，乘着別家人未起來時去洗；可是因為有時別家人也起得早，那末你又不能洗了。於是每個人的洗澡，要隔二天，三天，或四天，纔能洗一次。髒！當然是髒極了。

自十二點起，到四點半止，雖然有四個半鐘頭的時間，很空，可是頭腦暈脹得了不得，那裏能夠作什麼東西呢？於是只好睡覺，或寫六七分鐘的字。

五點鐘了，太陽冉冉西墜，我們十二點鐘時所填的肚子，又囁咕地嚷着餓了，於是在籬影東斜時，我們又進飯店裏去了。晚上要十點多纔睡覺。

這一天的工作，在這沉悶的亭子間裏，當然比不得那軒敞的汾晉坊，根本他倆的立腳點就不同呀！

第一次賣文

在廿四日（七月）的上午，我們與陶行知先生會過後，他就叫我寫夜校的經過。

「你現在把夜校的經過寫好，並且你對於夜校的意見，及夜校的前途，寫出來給我。我看見寫得好，就給你登載到報上去，覓點兒稿費來。」陶先生說了一大半的話。「……覓點兒稿費來。」這一句話給我的印象是多深！

回來後，滿抱着熱望，一時高興極了，便將去年寒假裏組織的創造生活團的經過寫好了。同時又將自己對於現在所謂「提高女權」「提倡女子教育」的意見，發表一下；並且依了陶先生說的小先生的使命，對小朋友們說了一些話。這樣寫好了後，統計一下，有三千字之多。

拿給陶先生後，他從頭到尾看了一下，說：「好！我替你拿給方與嚴先生，給你發表在生活教育上頭去。」

我非常歡喜，我想至少二三塊錢是可以到手了。

九號（八月）的那天晚上，因受了朱先生的約，到亞洲飯店去。在汽車上碰見了一位姓曹的先生。他將陶先生送給我的曉莊歌曲集和七塊錢交給我。我接了這七元錢，莫明其妙，又不知這七塊錢何用？

到了亞洲飯店後，我以為這七塊錢是朱先生的，所以把七塊錢鈔票交給他，他也不懂得什麼用意，哈哈！這錢不知何處來！

第二天（十號）我和一鳴到陶先生那邊去：一方面謝他贈一本曉莊歌曲集給我，一方面是去問那七塊錢的用意。後來纔知道那七塊錢是我那篇稿子的稿費。哈哈，三千多字，有七塊錢的稿費，真令我發狂！

這七塊錢，是我從幼到今賺錢的第一次的最多的數目。我歡喜極了，這七塊錢是多麼的可貴，在我的生命史上，是多麼光榮神聖的一頁。

七塊錢拿到後，買了一本書，和從山海工學團到上海來的車資，一共用了一塊多錢。在紅廟工學團住了七天，這七天中的生命，完全是我這七塊錢拿出來維持的。噫！這七天的生命是多麼光榮偉大！我要慶幸，慶幸我這七天的生命。哈！光榮神聖偉大！

紅廟生活

八月十號的下午，到了紅廟工學團，這因為廟名叫紅廟，所以名工學團。日紅廟工學團裏面的陳列，當然是不堪設想的，因為該工學團是沒有什麼基金的，地是高低不平，桌子只有四張，課堂、辦公室、廚房……等等，都充滿了形像猙獰的神。這種種的擺設，在一般過不慣這種生活，看不慣這種佈置的人，當然感到萬分難堪的呵！可是這種生活，也自有逍遙快樂處。

廟的四週都充滿了青碧的植物。在四株高大的樹上面，還有喳喳的蟬聲。早上五點鐘起來，在廟的四週走一趟，哈，那種美意纔夠你留戀呢！晨風是挾着鳥聲、蟬聲吹送來，你的四週都充滿了新鮮的空氣；在太陽將升時，東方天上浮出了霞彩，冉冉地一輪紅日升上來了，耀耀的紅光四射，珍珠般的露

珠上面，也閃着金光，美極了。

接着，便是燒飯，燒飯是照例的，兩個人一天，這時候，我便又恢復了學校生活。

那邊沒有便利的自來水，所以每天早上要一個人，到距離二三里路的山海工學團去挑。用的水是廟前面的渠溝水，這水因為每天有人澆糞弄尿，自然是很髒的，不過我們用濾水缸去濾過了用的。

晚上，那邊沒有電燈，只有很微弱的煤油燈，可是我們用燈火的時候很少，個個人都搬了一張矮凳子，到門口去坐；夜來的風挾着悠揚的笛聲，那便是紅廟工學團附設的中心茶園的笛聲。唉！多麼淒涼婉轉呀！這陣陣的笛聲，便又把寄身異地的天涯淪落人的愁思觸動了。

九點鐘要睡的時候，因為沒有床鋪，就把門脫下來做床板，雖然是不及

都市裏洋房中那末的柔軟床鋪，可是這種濃厚的田家樂趣，卻是都市所不能比的呢。

八月十八號的下午一時，接到十五號由霞飛路煥楣君寄來的信，他叫我把行李——其實有什麼行李呢？搬到汾晉坊內，他住的地方去。後來我雖然到了汾晉坊內住了下來，可是一憶及那邊素淡逍遙的生活時，便又心神恍惚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遵照教育部劃一書費辦法
核實減定售價國幣壹角五分
不折不扣外埠酌加郵匯費

小先生的遊記

(全一冊)

實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楊應彬

校訂者 陶行知

發行者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北江西路
三七〇號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52
469204



實字

KBC

G

266.4

實字
廣 價 大 洋 二 角

伍分

12

60